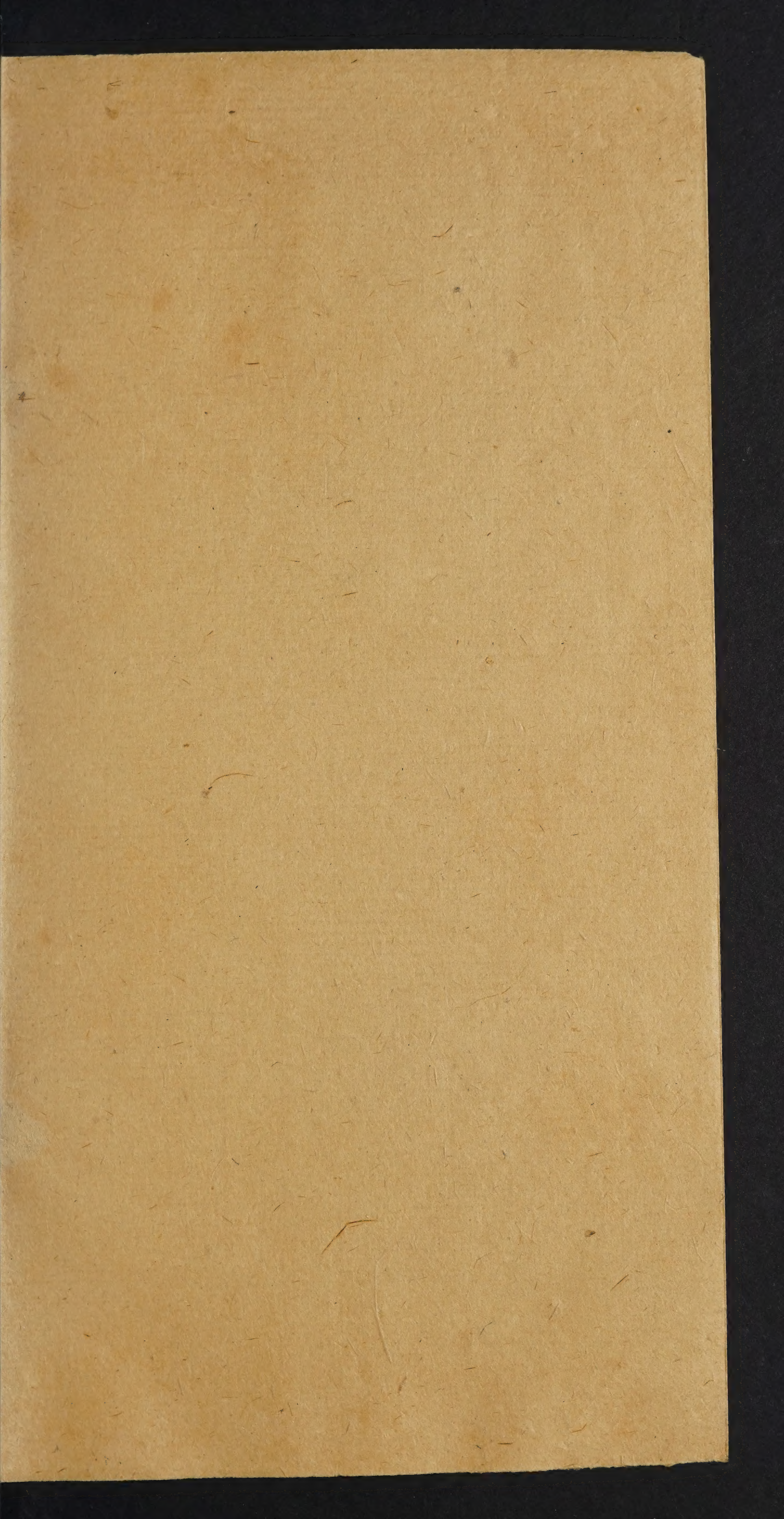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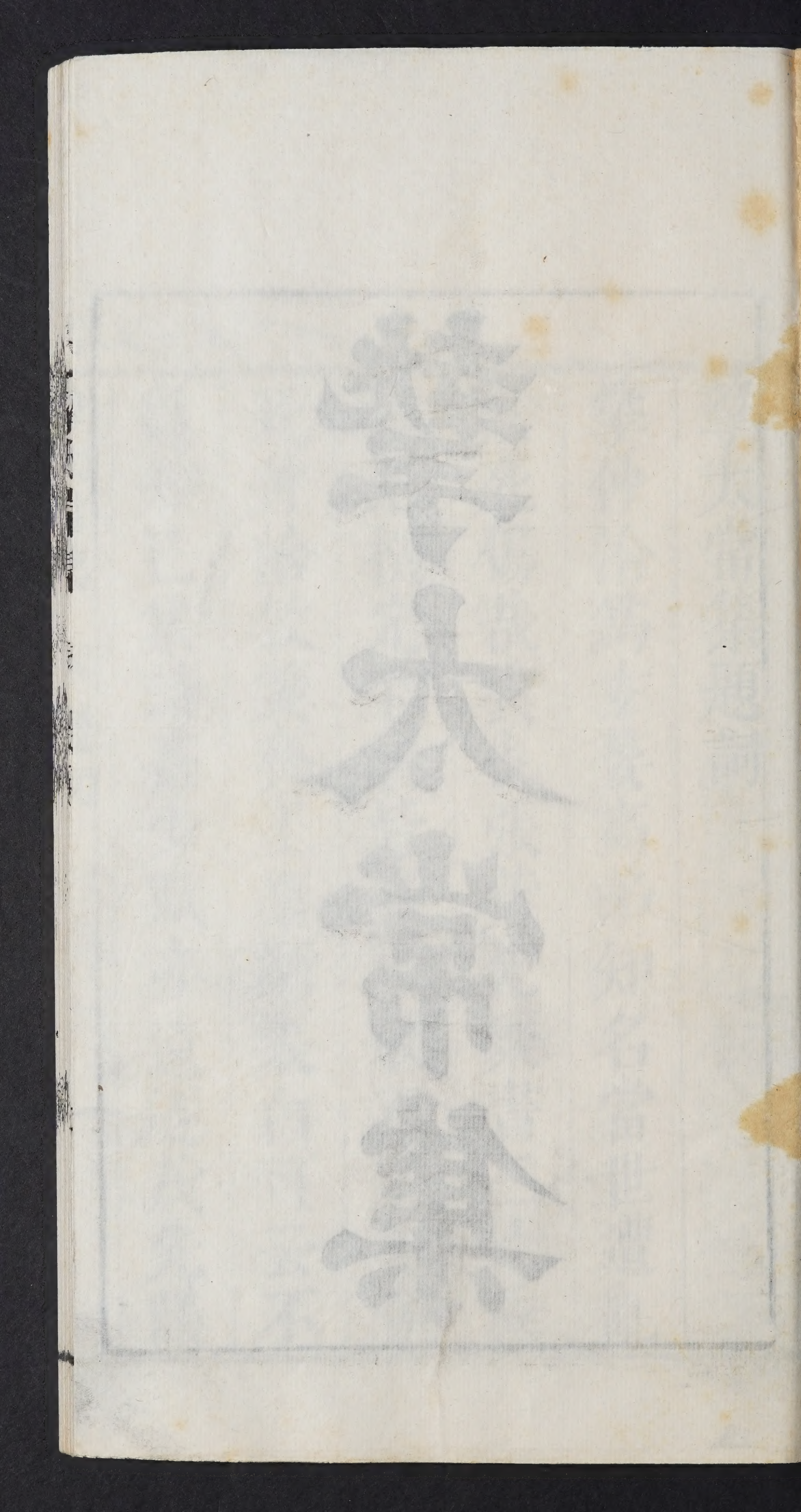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三十二冊

晉 摯太常







摯太常集

摯太常集題詞

摯仲洽爲𤣥晏高弟知名當世遭亂餓死傷哉貧也張茂先聚書三十乘仲洽撰定官書皆資以取正茂先寃死仲洽致箋齊王事漸表白可云不負知巳集詩甚少賦亦遠遜茂先議

禮諸文最稱宏辨與杜元凱束廣微
並生一時勢猶鼎足二荀弗如也東
堂策對其生平致身之文中少壯氣
沿爲卑響靡靡之句效者益貧當日
作者得無自恨其率爾乎茂先博極
羣書能辨鳧毛龍肉而不知察變桑

栢仲洽善觀玄象知涼州可以避難而流離京雒竟同餓隸尋輒怪儒者有博物之長無謀身之斷此趙壹所以悲窮鳥也流别曠論窮神盡理劉勰雕龍鍾嶸詩品緣此起義評論日多矣

婁東張溥題

吾摯太常集目錄

賦

策

駮

書

銘

晉摯太常集卷全

晉　京兆摯虞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賦

思遊賦有序

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之所祐者、義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順、所以延福、違此而行、所以速禍、然道長世短。禍福舛錯。怵迫之徒、不知所守。蕩而積憤。或迯或放。故借之以身假

之以事先陳處世不遇之難遂棄彝倫輕舉遠游以極常人罔惑之情而後引之以正反之以義推神明之應於視聽之表崇否泰之運於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違故作思遊賦其辭曰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穎于末葉兮晞靈根于上世準乾坤以斡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太虛而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

襲采、雲以爲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燿而重光、至美詭好于凡觀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于南荆、夏像韜塵于市北兮。瓶罍抗方于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鬭寒暑以練眞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暉光之速暮。羨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鶩

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烏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且融昊三后之在天兮歎聖哲之永終諒道修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沖握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深而投粵兮蔗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實在夜而愈光逼區內之迫脅兮思攄翼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造庖犧以問象兮辨

吉繇于姬文將遠游于太初兮鑒形鬼之未分四靈儼而爲衛兮六氣紛以成羣驂白獸于商風兮御蒼龍于景雲簡厮徒于靈囿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于游谿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逡遐兮氣亹亹而愈新挹玉膏于萊嵎兮掇芝英于瀛濱揖太昊以假憩兮聽賦政于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隕而更震睇玉女之紛影兮執懿筐于扶木覽玄象之韡曅兮仍騰躍乎陽谷吸

朝霞以療飢兮。降麋泉而濯足。將縱轡以逍遙兮。限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覲朱明之赫戲。莅羣神于夏庭兮。迴蒼梧而結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駔天馬而高馳。譈羲和于丹邱兮。請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于炎離。感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游。粤浮鷁于弱水兮。泊舳艫于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誠沈羽以汎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老于金室兮。

采舊聞于前修。議淪陰于危山兮。問王母于椒邱。觀玄鳥之參趾兮。會根壹之神籌。擾毚兎于月窟兮。詰姮娥于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滀探龜虵于幽穴兮。瞰罔養之潛育。哂儵忽之躁狂兮。喪中黃于耳目。偭燭龍而游衍兮。窮大明于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凌虛。登閶闔而遺眷兮。頫玄黃于地輿。召黔雷以先導兮。覲天帝于清都。觀渾儀以寓目兮。揣造化之大鑪。

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常而感虞。孔揮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婁句。跖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爲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以四位爲匠、乾巛爲均、散而爲物、結而爲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爲川、滯而爲陵、禍不可禳、福不可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數、成形兮未察、靈像兮已固、承明訓

以發蒙兮審性命之靡求將澄神而守一兮奚飄飄而遐遊斐陳辭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歎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願大饗以致好兮盍息駕于一餐會司儀于有始兮延嘉賓于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矢鑠其在手兮狠弧弸其斯彎覗翟犬于帝側兮殪熊羆于靈軒爾乃清道夙蹕載輪修祖班命受號轙輈整旅兆司鑾以启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帥以屬兵堪輿竦而

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旄乘雲車電鞭之扶輿委移兮駕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游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炎攸纖纚前湛湛而攝進兮後僸僸而方馳且啓行于重陽兮奄稅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闚乾巛揮玉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崐崘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物兮終復魂形巳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都之藹藹仍繁榮而督引兮將遙降而速邁華雲依霏而翼

衡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路烟熅兮辭天衢心闇易兮識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間修中和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兮心恒娛

鴝鵒賦

有南州之奇鳥諒殊美而可嘉生九臯之曠澤游江淮之洪波既剪翼以就養遂婉變乎邦家鴝鵒呈儀若刻若畫鸞頸龜背戴立珥白斑毛禎膺駁羽朱掖青不專紺纁不擅赤因宛點注

希稠有適其在水也、則巧態多姿、調節柔骨、一低一仰、乍浮乍沒、或遊或舞、繽翻倏忽、若乃陽故多陰。殊方相求。見水則喜。睹火而憂。

觀魚賦

觀鱗族於彪池兮覩羽羣於瀨湄、乃有湑泉之鯉濯波之鰋、逸濟涌躍、沒浪赴遠、集於曲灌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輳、或濯或沉、修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羨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柱俱起、參搆橫羅、編莞爲筏撼木激波

奔突轉薄，流不及瀾，魚未驚而失行，忽浪達於
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實有逆而無反，炰鱉膾鯉。
亦有庶羞，肴核竝陳，既旨且柔，沉溢爵於通溝。
因素波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
既歡豫而不倦，願窮晝而兼夜，獨臨川而慷慨，
感逝者之不捨，惟修名之求立，戀景曜之西謝，
懼留連之敗悳，遂收歡而命駕，是時也，含褒湛
遁，需于酒食，盤衍宴安，歡情未極，選興之言，矯
枉以直，悅而不懌，莫不歎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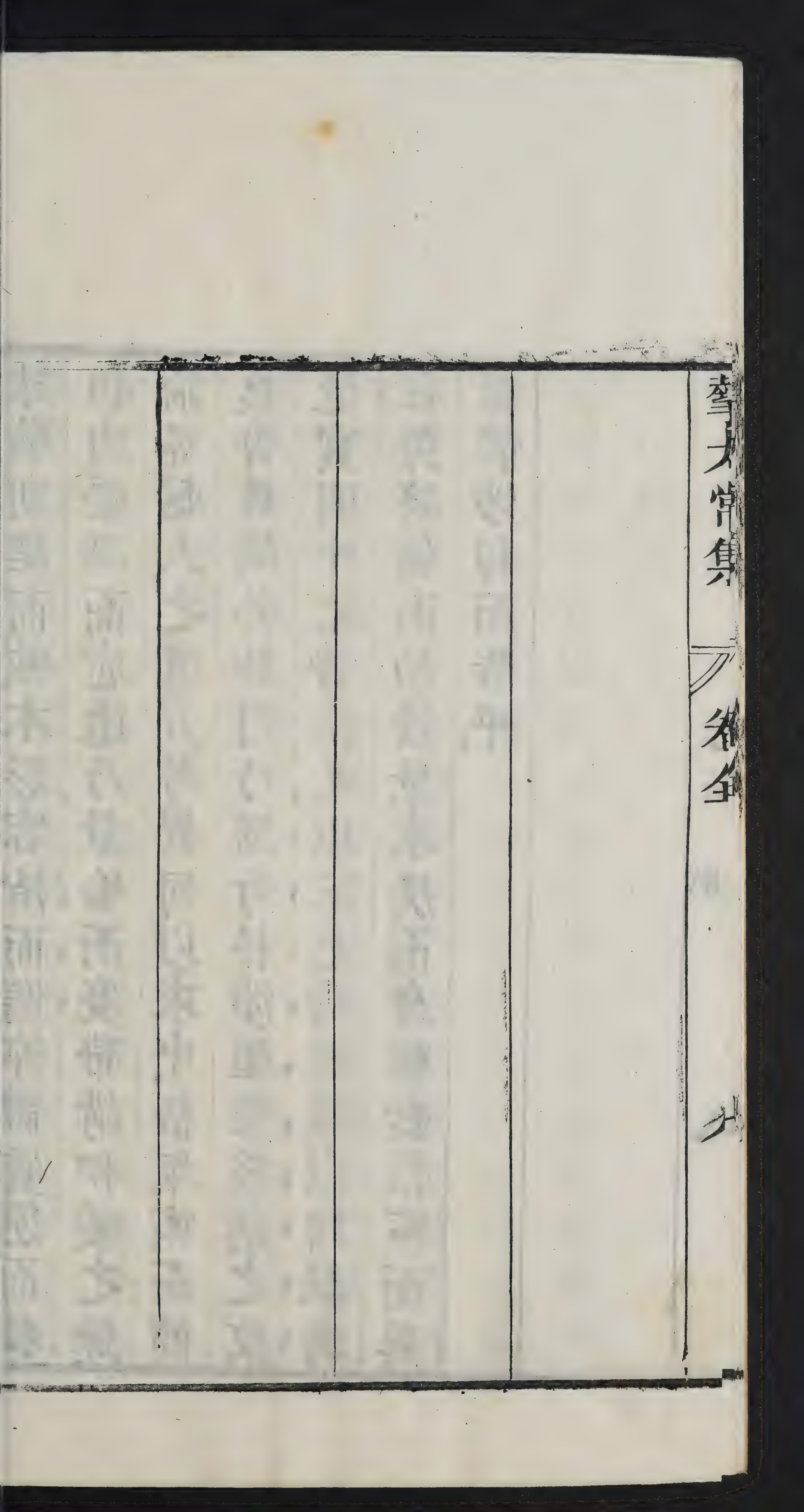
槐賦

覽坤元之產殖莫茲槐之爲貴爰表庭而樹門膺論道而正位爾乃觀其誕狀察其攸居豐融湛霽蓊欝扶疎上拂華宇下臨修渠湊以夷逕帶以通衢鼓柯命風振葉致凉開明過於八闥兮重陰踰乎九房

疾愈賦

余體氣不龢飲食漸損旬有餘日衆疾竝除饋食纖纖而日尠體顡廉廉而轉損梭朝夕其未

殊驗朔望而減本形容消而憔悴體質僊而貌狷內憂深而慮遠、乃量飡而度帶、講和緩之餘論尋越人之遺方、考異同以求中、稽衆術而簡良會異端於妙門、乃歸奇於涉歷、惟茲藥之攸造寶明中之皆堅、丸以三七為劑、服以四獻為程、勢終朝而始發、景未昃而身輕、食信宿而異量、體涉旬而告平、



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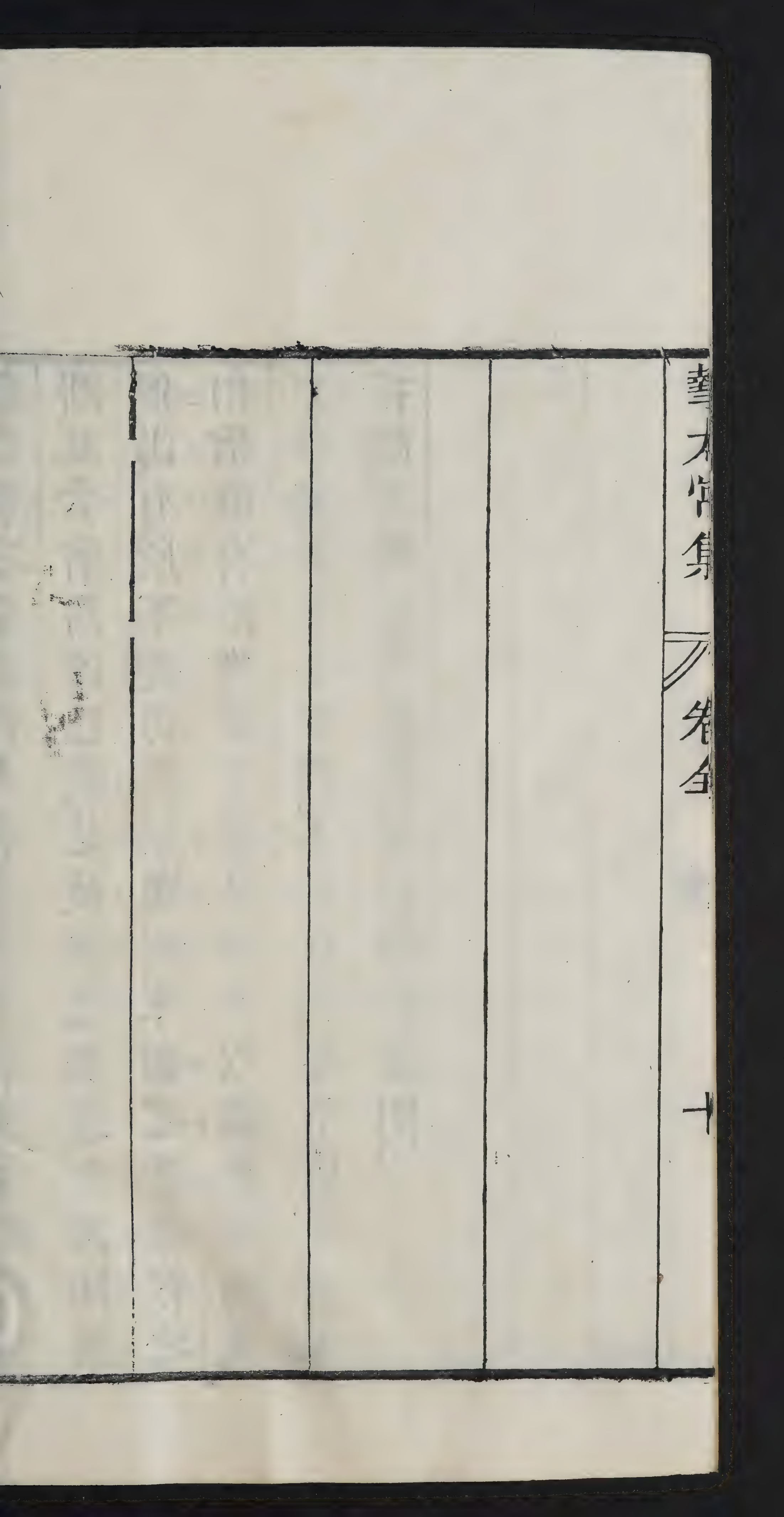
賢良對策

時詔諸賢良方正會東堂
策問虞對擢爲太子舍人

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故憂法度之不當而不憂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災害之流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遠考諸物近驗諸身耳目聽察豈或有蔽其聽明者乎動心出

令豈或有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賞罰黜陟豈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濱山巖豈或有懷道釣築而不感於夢兆者乎方外遐裔豈或有命世傑出而未蒙膏澤者乎推此類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咎徵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於物則無忤求之於身則無尤萬物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失行天癘不戢此則陰陽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運度

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禦其亦振廩散滯貶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則雖陶唐殷湯有所不變苟非期運則宋衛之君諸侯之相猶能有感唯陛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長蓽門不見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



表

普增位一等表

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詔從焉

臣聞昔之聖明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於萬國之誠也前乙巳赦書遠稱先帝遺惠餘澤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驛書班下被于遠近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更有主者思文不審收既往之詔奪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竊以爲不可

討論新禮表

晉國建、文帝命荀顗撰爲新禮、太康初付尚書郎摯虞討論、虞表、所宜損增

本傳元康中遷吳王友、討論新禮、

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禮、臣以爲夫革命以垂統、帝王之美事也、隆禮以率教、邦國之大務也、是以臣前表禮事稽留求速訖施行、又以喪服最多疑闕、宜見補定、又以今禮篇卷煩重、宜隨類通合、事久不出、懼見寑嘿、蓋冠婚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

旨故子張疑高宗諒陰三年。子思不聽其子服出母。子游謂異父昆弟大功。而子夏謂之齊衰。及孔子殁而門人疑於所服。此等皆明達習禮。仰讀周典。俯師仲尼。漸漬聖訓。講肄積年。及遇喪事。猶尚若此。明喪禮易惑。不可不詳也。況自此已來。篇章焚散。去聖彌遠。喪制詭謬。固其宜矣。是以喪服一卷。卷不盈握。而爭說紛然。三年之喪。鄭云二十七月。王云二十五月。改葬之服。鄭云服緦三月。王云葬訖而除。繼母出嫁。鄭云

皆服。王云從乎繼寄育乃爲之服。無服之殤。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如此者甚衆。喪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義乃彰其傳說差詳。世稱子夏所作。鄭王祖經宗傳。而各有異同。天下並疑。莫知所定。而顗直書古經文而已。盡除子夏傳及先儒注說。其事不可得行。及其行事。故當還頒異說。一彼一此。非所以定制也。臣以爲今宜參采禮記。略取傳說。補其未備。一其殊義。可依準王景侯所撰喪服

變除使類統明正以斷疑爭然後制無二門咸
同所由又有此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頒爲
百六十五篇。篇爲一卷。合十五餘萬言。臣循謂
卷多文煩類皆重出按尚書堯典祀山川之禮。
惟於東嶽備補牲幣之數。陳所用之儀其餘則
但曰如初周禮配天地五帝享先王其事同者
皆曰亦如之文約而義舉。今禮儀事同而名異
者。輒别爲篇卷煩而不典皆宜省文通事隨類
合之事有不同。乃列其異。如此所滅三分之一。

奏

明堂議奏

晉初明堂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無所變革、至是虞議云云、詔從之、

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上帝。卽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

粟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

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

二社奏

奏上詔從之

臣按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

祭社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爲羣姓祈報。祈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釁鼓。主奉以從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明詔定二社之義

以爲永制。宜定新禮從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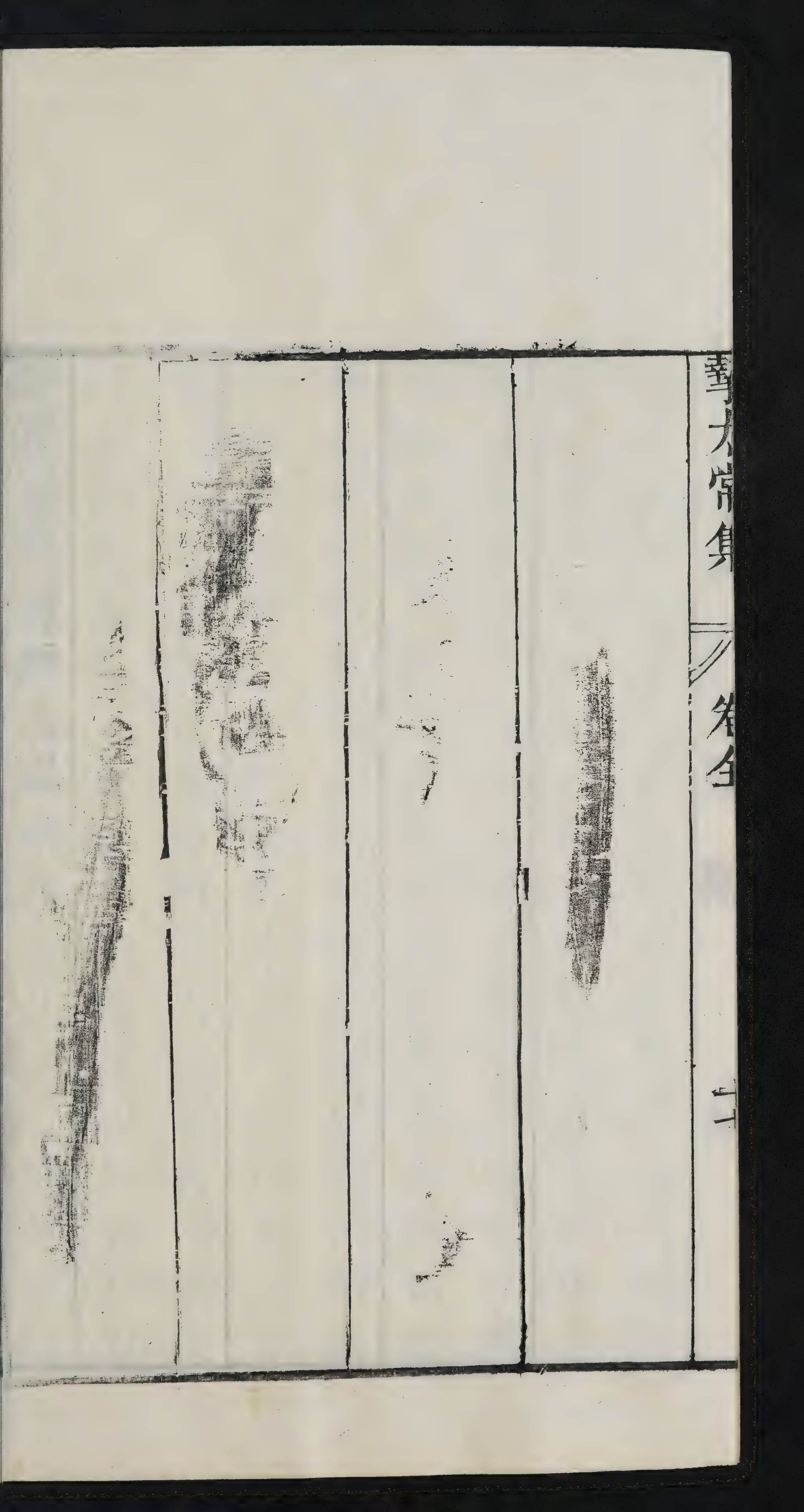
祀六宗奏

晉受命、司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新禮、于是遂罷其祀、其後摯虞奏之詔從焉、

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

同于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
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
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
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
紛紛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爲萬物負
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
爲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
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爲貴
祀凡祟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典之則莫敢廢

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



議

祀皋陶議

故事祀皋陶于廷尉寺、新禮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聖于太學也、故事祀以社日、新禮改以孟秋之月、以應秋政、故虞云然、詔可、

按虞書皋陶作士師惟明克允、國重其功人思其當是以獄官禮其神繫者致其祭功在斷獄之成不在律令之始也太學之設義重太常故祭于太學是崇聖而從重也律署之置卑於廷尉移祀於署是去重而就輕也律非正署廢興

無常宜如舊祀於廷尉又祭用仲春義取重生改用孟秋以應刑殺理未足以相易宜定新禮皆如舊制

廟設次殿議

魏故事天子爲次殿於廟殿之北東、天子入自北門、新禮設次殿于南門中門外之右、天子入自南門、虞議、從之、

次殿所以爲解息之處凡適尊以不顯爲恭以由隱爲順而設之於上位入自南門非謙厭之義、宜定新禮、皆如舊說、

皇太孫薨服議

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

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下通議、

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義。絕朞故也

國喪佩劒綬議

魏氏故事、國有大喪、羣臣凶服、以帛為綬囊、以布為劍衣、新禮以傳去喪無所不佩、明在喪則無佩佩也、更制齊斬之喪、不佩劍綬、虞議、詔從之、

周禮武賁氏。士大夫之職也。皆以兵守王宮國

有喪故。則衰葛執戈楯守門。塟則從軍而哭。又成王崩。太保命諸大夫以干戈內外警設。明喪故之際益重宿衞之防。去喪無所不佩。謂服飾之事。不謂防禦之用。宜定新禮。布衣鄒如舊。其餘如新制。

國喪服制議

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塟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機。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服。非三年也

吉駕導喪議

漢魏故事將塟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以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玄黃除吉駕鹵簿又凶事無樂遏密八音除凶服之鼓吹虞議

詔從之

塟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既塟日中反虞逆神而還春秋傳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路使以行士喪禮塟有稾乘車以載生之服此皆不惟載柩兼有吉駕之明文也既設吉駕則宜有導從以象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為身而釋以為君父則無不可顧

命之篇足以明之。宜定新禮。設吉服尊從。如舊。

其凶服鼓吹宜除。

輓歌議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爲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爲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爲名、除不輓歌、虞議、詔從之、

輓歌因倡和而爲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爲名。亦無所嫌。宜定新

禮如舊。

寄公齊衰服議

喪服記公爲所寓、齊衰三月、新禮以今無此事、除此一章、虞議、詔從之、

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曩者王司徒失守播越。自稱寄公。是時天下又多此比。皆禮之所及。宜定新禮。自如舊經。

諸侯公孤絕朞議

新禮王公五等、諸侯成國置卿者、及朝廷公孤之爵、皆傍稱絕朞、而傍親爲之

服斬衰、卿校位從大夫者、皆絕緦、虞議、從之、

古者諸侯君臨其國。臣諸父兄。今之諸侯。未同于古。未同于古。則其尊未全不宜便從絕朞之制而令傍親服斬衰之重也。諸侯既然。則公孤之爵。亦宜如舊。昔魏武帝建安中。已曾表上。漢朝依古爲制。事與古異。皆不施行。施行者著魏科。大晉采以著令。宜定新禮。皆如舊。

師服議

喪服無弟子爲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爲師齊衰三月、虞議、詔從之、

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於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羣居入則經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爲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爲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爲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爲益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云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

師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與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

巡狩建旗議

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旂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

皇太子稱臣議

漢魏故事、皇太子稱臣、新禮以太子既以子爲名、而又稱臣、臣子兼稱、于義不通、除太子稱臣之制、虞議、詔從之、

孝經資于事父以事君。義兼臣子。則不嫌稱臣。宜定新禮。皇太子稱臣如舊。

夫人答拜羣妾議

漢魏故事、王公羣妾、見於夫人、夫人不答拜、新禮以爲禮無不答、更制妃公侯夫人答妾拜、虞議、詔可其議、

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妾服女君朞。女君不

報則敬與婦同而又加賤也名位不同本無酬報禮無不答義不謂此先聖殊嫡庶之別以絕陵替之漸峻明其防猶有僭違宜定新禮自如其舊

新禮議

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鉞於朝堂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駁

宜用古尺駁

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之、

昔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也有徵、考步兩儀、則天地無所隱其情、準正三辰、則懸象無所容其謬、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

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府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歷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謂之謹不同不謹是謂謬法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亦有改而致

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所戀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無二是變而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制異端雜亂之用當以時釐改貞夫一者也臣以爲宜如所奏

五禮冠議駁

天子卽位之日卽爲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卽位爲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火龍黼衣便不可乎意

爲宜冠有加、

書

答杜預論皇太子除服書

泰始十年，楊皇后崩，博士張靖等議以皇太子宜從制釋服，衆議不同，虞爲吳王友，答預書，從之，於時内外卒聞預議，或謂違禮，預使叚暢撰探典籍，以爲定證，

僕以爲除服誠合事宜，附古則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於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雖有在喪之哀，未有行喪之制，故堯稱遏密，殷曰諒闇，各舉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禮有定制，孝

景之卽吉。方進之從時。皆未足爲準。葢聖人之於禮。譏其失而通其變。今皇太子未就東宮。猶在殿省之內。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奪志。何必附之於古。欽以舊義哉。

又

唐稱遏密，殷云諒闇，各舉事以爲名，非旣葬有殊降，周室以來。謂之喪服。喪服者。以服表喪。今帝者一日萬機。太子監撫之重。以宜奪禮。葬訖除服。變制通理。垂典將來。何必附之於古。使老

儒致爭哉

駁河內宜立學書

河內太守魯蘷、使民二百家、共立一學、未成而司隸奏以違法、尚書郎中騎都尉臣摯虞駁、蘷爲近畿太都。朝所委任。親臨民物。足識事宜。累表仍上求二百家立一學。是其留心學校。必欲有成也。

牋

致齊王冏牋

武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攸徽爲忤旨後華誅攸子冏輔政虞致牋于冏冏表求通議

閒於張華沒後入中書省得華先帝時答詔本草先帝問華可以輔政持重付以後事者華答明德至親莫如先王宜留以爲社稷之鎮其忠良之謀款誠之言信於幽冥沒而後彰與苟且隨時者不可同世而論也議者有責華以愍懷

太子之事不抗節廷爭當此之時諫者必得違命之。死先聖之敎。死而無益者。不以責人。故晏嬰齊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難。季札吳之宗臣。不爭順逆之理理之盡。而無所施者。固聖敎之所不責也

頌

太康頌

虞擢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正道、吳寇初平、上太康頌以美晉德、

於休上古人之資始、四隩咸宅、萬國同軌、有漢不競、喪亂靡紀、畿服外叛、侯衞內圮、天難既降、時惟鞠凶、龍戰虎爭、分裂遐邦、備僭岷蜀、度逆海東、權乃緣間、割據三江、明明上帝、臨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奮武遼隧。罪人斯獲。撫定朝鮮。奄征韓貊。文既應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

九夷重譯、卭冉哀牢、是焉底績、我皇之登、二國旣平、靡適不懷、以育羣生、吳乃負固、放命南冥、聲教未曁、弗及王靈、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荊舒以淸、邈矣聖皇、恭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耀武六旬、輿徒不疲、飮至數實、干旄無戲、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雍詠鑠、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承正受朔、龍馬駃駃、風于華陽、弓矢櫜服、干戈戢藏、巖巖南金。業業餘皇。雄劒班朝。造舟爲梁。聖明有造、寔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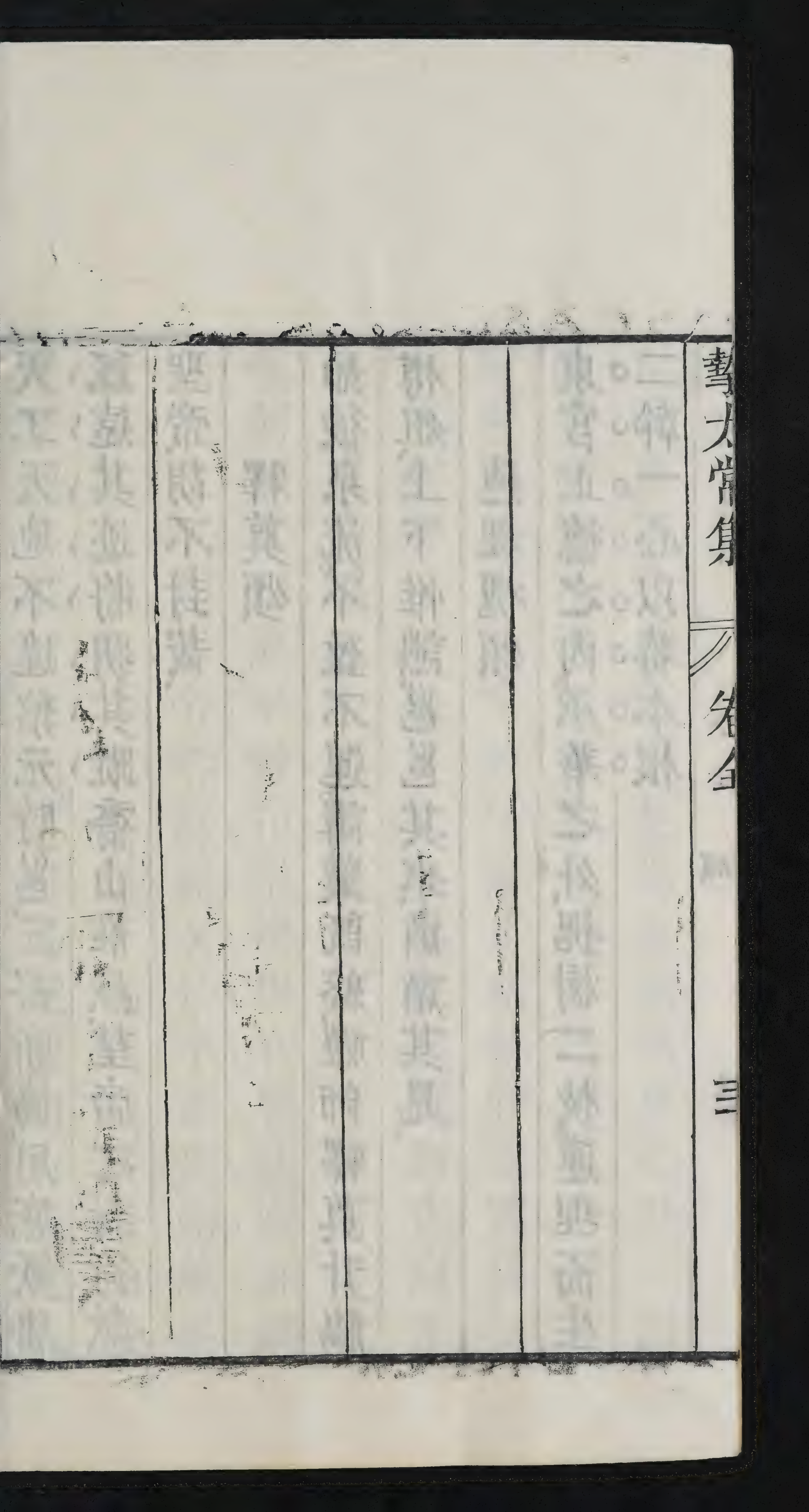
天工天地不違黎元時邕三務斯協用底厥庸
既遠其迹將明其蹤喬山惟嶽望帝之封猗歟
聖帝胡不封哉

釋奠頌

如彼泉流不盈不運講業既終禮師釋奠升觴
樽俎上下惟讌邕邕其來肅肅其見

連理槐頌

東宮止德之內承華之外槐樹二枝連理而生
二幹一心以蕃本根



箴

尚書令箴 初學作張華令從藝文摯虞

明明先王、開國承家、作制垂憲、仰觀列曜、俯令百官、政用罔僭、昔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而風雨不迷。山甫翼周。靡剛靡柔。補我袞闕。闡我王猷。王猷允塞。而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資良材。無曰我智。官不任能。發言如絲、其出成綸、千里之應。樞機在身、三季道缺、天綱縱替、既無老成、攺舊法、制法制不脩、不長厥裔、尚臣司

臺、取告侍衛、山甫一作仲山、闕作職、雖聖句作雖日聖明、資作賴、修作循、告作言、

新婚箴

今在哲人。室家不造。結髮之麗。不同偕老。旣納新配。內芬外藻。厚味腊毒。大命將天。色不可躭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

贊

庖犧贊

昔在上古、惟德居位、庖犧作王、世尚醕懿、設卦、分象、開物紀類、施罟設網、人用不匱、

神農贊

神農居世、通變該極、民衆獸尠、乃教稼穡、聚貨交市、草木播植、務濟其本、不通其飾

黃帝贊

黃帝在位、實號軒轅、車以行陸、舟以濟川、弧矢

之利、彌難消息、垂衣而治、萬國乂安、

唐堯贊

唐帝放勳、欽明文思、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巍巍蕩蕩、萬邦雍熙、

夏禹贊

決隄疏河、刊山敷土、四隩旣宅、彜倫攸敘、卑宮菲食以甯區宇、

殷湯贊

濬哲惟商、實惟成湯、三五迭興、舍帝稱王、

周文王贊

周文翼翼、儀刑體教、上帝是臨、神明是勞、東鄰之昬、西鄰之曜、九有旣集、以聖易暴、

周武王贊

於皇武王、天命是鍾、七德旣曜、莫不率從、奄淸宇宙、盪商之縱、

周宣王贊

宣王承衰。邦家多阻。懲難思理。官人以敘。山甫補闕、方叔禦侮、是用中興、恢復周宇、

漢高祖贊

漢祖明達、兼資權武、總御羣雄、剪翕强楚、奄正華夏、經略區宇、遂登天位、纘堯之緒、

漢文帝贊

漢之光大、實惟孝文、體仁尚儉、克已爲君、按轡細柳、抑尊成軍、營兆南原、陵不崇墳、

孔子贊

仲尼大聖、遭時昏荒、河圖沈翳、鳳鳥幽藏、爰整禮樂、以綜三綱、因史立法、是謂素王

顏子贊

顏子亹亹。仁心不違。行無貳過。知章知微。

左邱明贊

邱明作史、時惟衰周、錯綜墳籍、思弘巖猷、闡明正典、光演春秋、誕宣聖旨、曠代彌休

銘

武庫銘

有財無義，惟家之殃。無愛糞土，以毀五常。

門銘

祿無常家，福無定門。人謀鬼謀，道在則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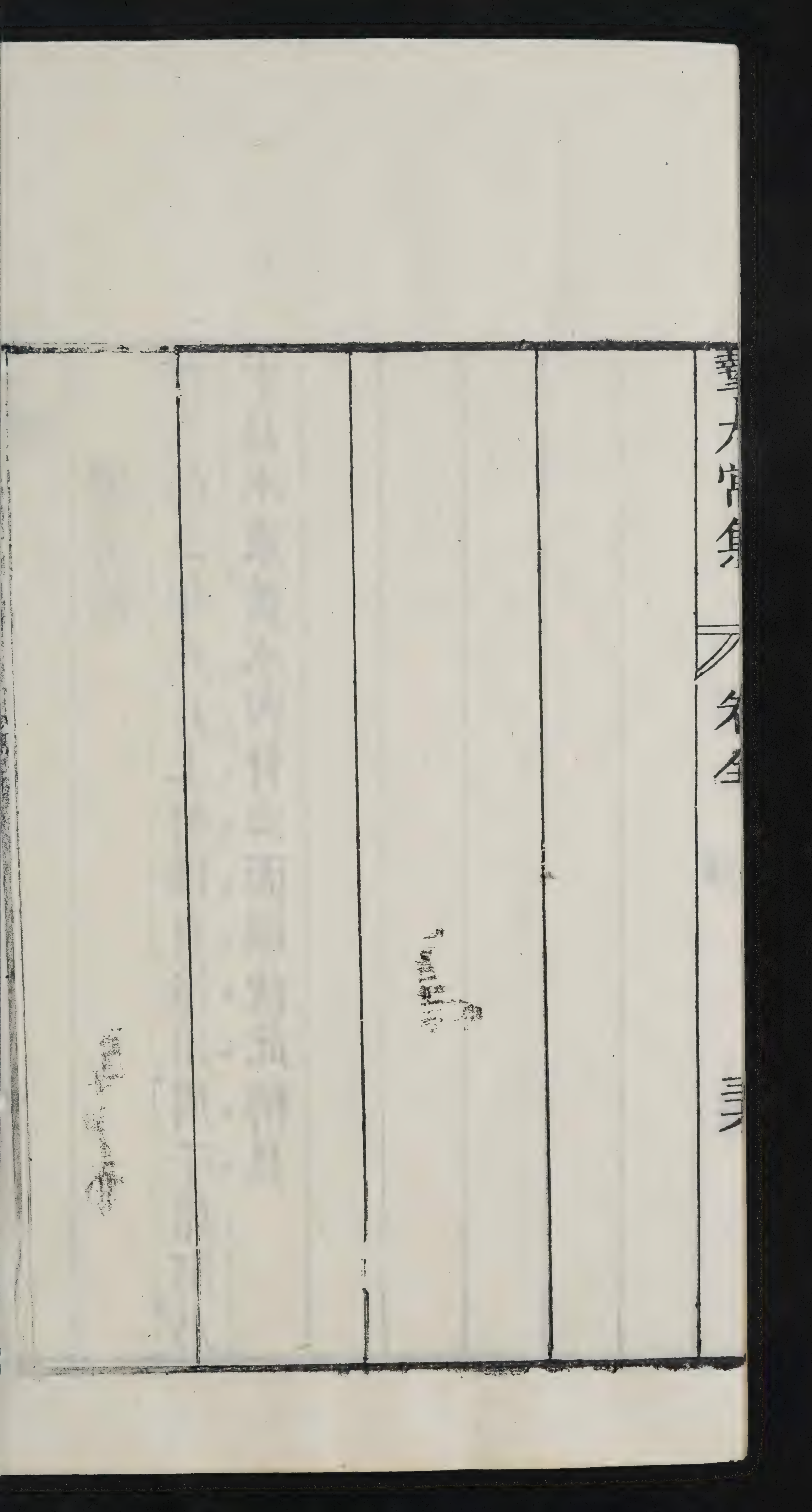
竈屋銘

大孝養志，厥此養形。事親以敬，美過三牲。

誥

遷宅誥

惟泰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于昌水東黃水西背山面隰故此稱艮



論

文章流別論

頌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敘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

詩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史錄其篇。工歌其章。以奏於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爲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爲安豐戴侯頌。史岑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曾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楊雄趙充國

頌頌而似雅傳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

詩

書云詩言志歌永言言其志謂之詩古有採詩之官王者以知得失古之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卒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漢郊廟

歌多用之。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于俳諧倡樂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樂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於俳諧倡樂世用之古詩之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也。不入歌謠之章故世希爲之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韵四言爲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

七發造於枚乘借吴楚以爲客主先言出輿入輦蹷痿之損深宮洞房寒暑之疾靡曼美色宴安之毒厚味煖服淫曜之害宜聽世之君子要言妙道以疏神導體蠲淹滯之累既設此辭以顯明去就之路而後說以聲色逸游之樂其說不入乃陳聖人辨士講論之娛而霍然疾瘳此因膏粱之常疾以爲匡勸雖有甚泰之辭而不没其諷諭之義也其流遂廣其義遂變率有辭人淫麗之尤矣崔駰既作七依而假非有先生

之言曰。嗚呼。楊雄有言。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孔子疾小言破道。斯文之族。豈不謂義不足而辨有餘者乎。賦者將以諷。吾恐其不免於勸也。

賦

賦者敷陳之稱。古詩之流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前世爲賦者。有孫卿屈原。尚頗有古詩之義。至

宋玉則多淫浮之病矣楚辭之賦賦之善者也故揚子稱賦莫深于離騷賈誼之作則屈原儔也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義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繇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

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

箴

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十二官箴而傳于世不具九官崔氏累世彌縫其闕胡公又以次其首目而爲之解署曰百官箴

銘

夫古之銘至約今之銘至煩亦有繇也質文時異則既論之矣且上古之銘銘於宗廟之碑蔡邕爲楊公作碑其文典正末世之美者也後世

以來器銘之佳者有王莽鼎銘嘉量諸侯大夫銘太常勒鍾鼎之義所言雖殊而令德一也李尤爲銘自山河都邑至于刀筆笲契無不有銘而文多穢病討論而潤色亦可采錄

誄

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哀辭

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與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息之辭

又

若解嘲之弘緩優大。應賓之淵懿温雅。連旨之壯厲忼慷。應閒之綢繆契濶。郁郁彬彬。靡有不長焉矣。

圖讖

圖讖之屬雖非正文之制然以取其縱橫有義反覆成章

碑銘

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于墓顯之衢路其所載者銘辭也

又

以上散見藝文類聚非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此復見廣文選似合二首爲一并載之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像明人倫之敘窮理盡

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周禮太師掌敎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後世之爲詩者多矣其功德者謂之頌其餘則總謂之詩頌詩之美者也古者聖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頌聲興於是奏于

宗廟、告於鬼神、故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古之作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情之發、因辭以形之、禮義之指、須事以明之、故有賦焉、所以假象盡辭、敷陳其志、古詩之賦、以情義爲主、以事類爲佐、今之賦、以事形爲本、以義正爲助、情意爲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爲本、則言當而辭無常、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縣于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

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詩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詩率以四言爲體而時有一句二句雜在四言之間後世演之遂以爲篇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鼠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于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之屬是也夫詩雖以情志爲本而

以成聲爲節然則雅音之韻四言爲正其餘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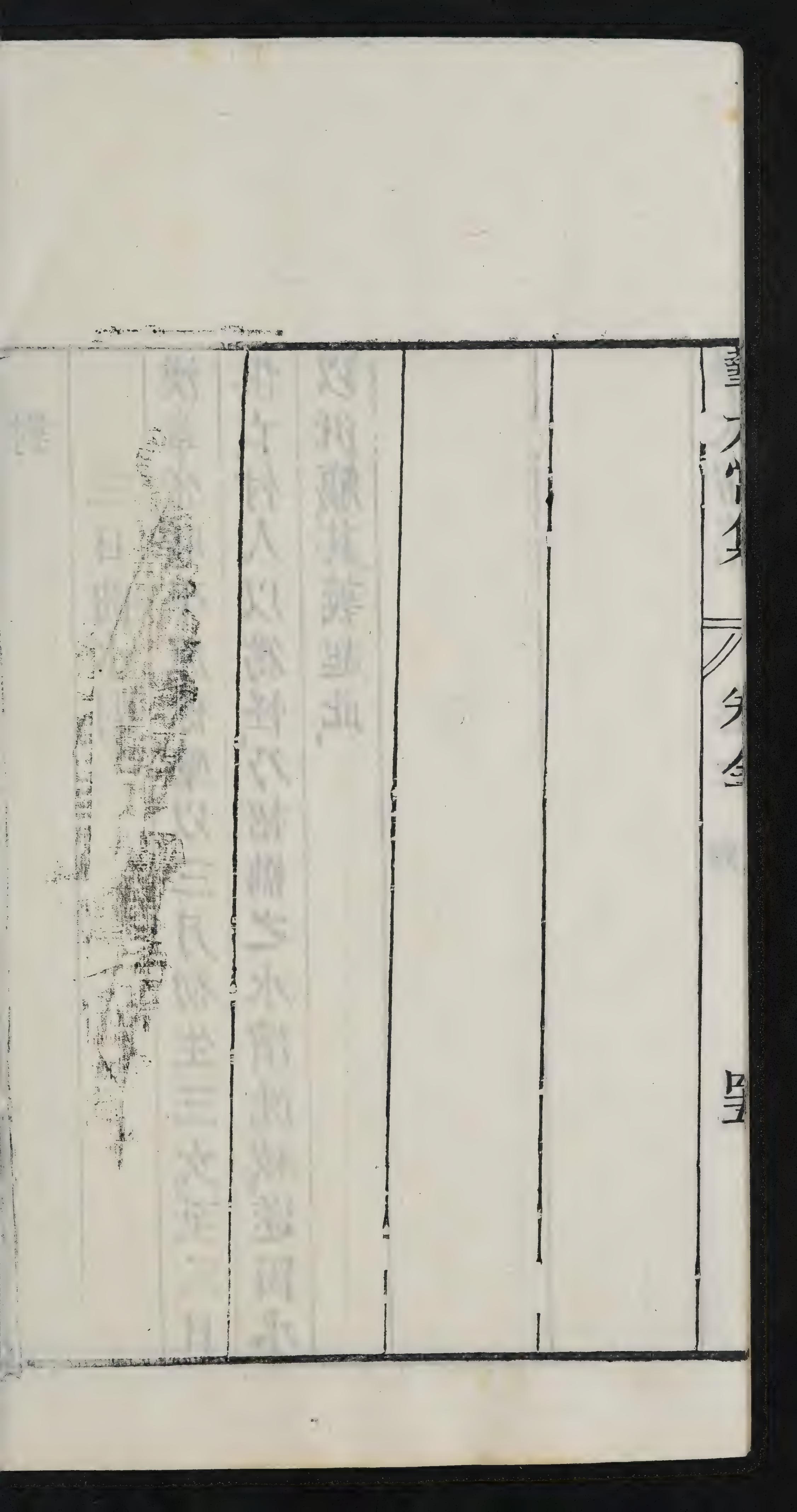
備曲折之體而非詩之正也



對

三日曲水對

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起此



詩

答杜育詩

越有杜生既文且哲龍躍潁豫有聲彰澈賴茲三益如琢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會豈伊在高分定傾蓋其人如玉美彼生芻鐘鼓匪樂安用百壺老夫灌灌離羣索居懷戀結好心焉悵如

雍州詩

於皇先王經啓九有有州維雍居京之右土載輿區山包神藪嘉生惟繁庶類伊阜悠悠州域

有華有戎外接皮服內含岐豐周餘旣沒夷德未終莫不慕義易俗移風包一作苞

騷

愍騷

蓋明哲之處身固度時以進退泰則攄志於宇宙否則澄神於幽昧摘之莫究其外函之罔識其內順陰陽以潛躍豈凝滯乎一槩

本傳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父模魏太僕卿、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嘗以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作思游賦、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上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于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虞對擢爲太子舍人、除聞喜令、時天子留心政道、又吳寇新平、

天下乂安、上太康頌以美晉德、以母憂解職久之、召補尚書郎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于古尺宜以古爲正、潘岳以爲習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又表論封禪見禮志、虞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爲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以定品違法、爲司徒所劾、詔原之時太廟初建、詔普增位一等、後以主者承詔失旨改除之、虞上表、不可、詔從之、元康中

遷吳王友、時荀顗撰新禮、使虞討論得失而後施行。元皇后崩、杜預奏諒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而文唯稱不言、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旣虞爲節、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卒哭便除、虞答預書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令博士議虞曰太子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傳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從之、虞又議玉輅兩社事、見輿服志、後歷秘書監衛尉卿、從惠帝幸長

安、及東軍來迎、百官奔散、遂流離鄠杜之間、轉入南山中、糧絕飢甚、拾橡實而食之、後得還洛、歷光祿勳太常卿、時懷帝親郊、自元康以來、不親郊祀、禮儀弛廢、虞考正舊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亂、盜竊縱橫、人飢相食、虞素清貧、遂以餓卒、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虞善觀玄象、嘗謂友人曰、今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其惟涼土乎。性愛士人

有表薦者恆爲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于世云、

摯太常集終



